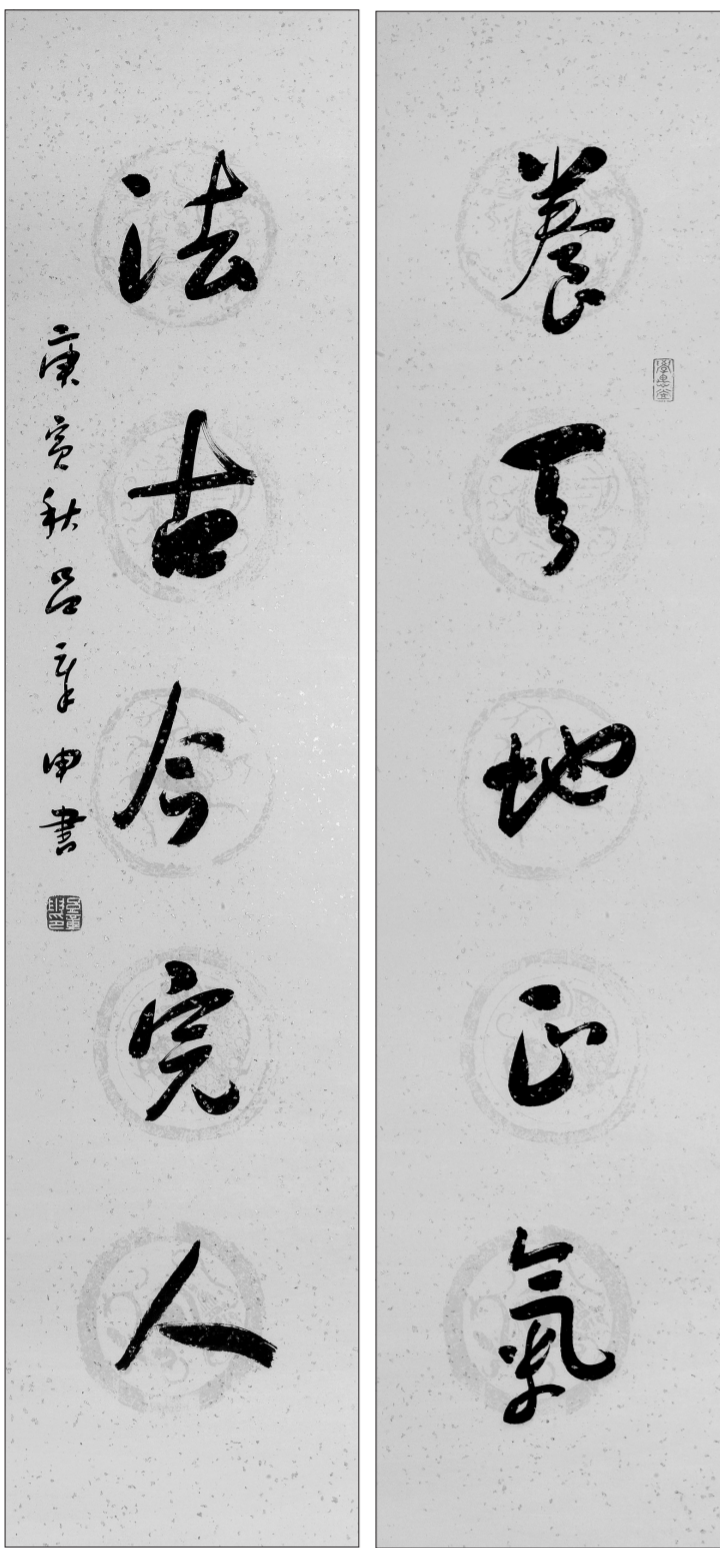


吕章申书法展在台举办 义卖作品设立“书法奖学金”

吕章申:为两岸文化交流做点实事

本报记者 严长元



吕章申书法作品

作为国家博物馆赴台文化交流的内容之一,由台北市两岸人民交流服务协会主办、台湾黄君璧文化艺术协会承办的“神清气朗——吕章申书法展”,12月6日至12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

“海峡两岸对书法这一传统艺术有着高度的共识。书法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我认为,以书法等中华传统艺术形式作为两岸文化交流项目,能够切实地加强两岸在文化领域的认同和合作。”

他介绍,今年11月,以文化部部长蔡武为团长的中华文化联谊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取得了重要成果,在访问归来后,蔡部长向文化部有关领导通报了相关情况,指出了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的意义。

“书法本是我的业余爱好,在工作之余写上几笔,可以修身养性。这次能得到台湾书法界的高度评价,使我受宠若惊,同时也很受鼓舞。”

吕章申习书多年,其书法“精而造疏,简而意足”,学建筑的他还将建筑美学运用到书法之中,小至字体、大至整幅,谋篇布局均疏朗圆融,字里行间洋溢着“朴实、散淡、秀润”的风格。

此次展览受到了台湾各界的高度重视,台北市两岸人民交流服务协会理事长、新党主席郁慕明,台北国父纪念馆馆长郑乃文,



吕章申(左二)赠书作与星云法师(左三),并合影留念。

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台湾佛光山主持星云法师,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张国恩,台湾著名收藏家王度等出席了开幕式。

吕章申的书法造诣也得到了专家的高度评价,星云法师评价他“深得弘一大师之神韵”。他曾于今年受邀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书法展,在听说吕章申欲捐赠作品以鼓励年轻一代学习书法的想法后,他当场以100万元新台币认购了一件作品,以支持设立“书法奖学金”。

在捐赠义举的感怀下,台湾著名收藏家张福英找到吕章申,欣然表示,要将自己收藏的黄君璧作品100幅于明年国博新馆正式开馆后予以捐赠,以响应扶持

文化的义举,倡导更多更深入的文化交流。这不能不说是此次交流收获的又一成果。

明年6月,在祖国大陆与台湾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将合璧展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两岸期盼已久的大喜事。书法展开幕后,吕章申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就两馆交流的更多可能性进行了面对面交流。他告诉记者,基于台北故宫的请求,将考虑届时出借国博馆藏的黄公望《溪山雨意图》,作为黄公望特展的展品之一,并希望两馆未来有更多合作交流机会。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善是至宝”……吕章申书法作品展中,这些内容的书法受到了台湾观众的喜爱。我想,这样的喜爱不仅源于他们喜爱具有个性的书法艺术本身,更在于他们赞赏这样的品德情操和人生修为。

旧文新刊

凡人必定要有娱乐。在正当的工作及研究学问以外,换一换空气找点娱乐品,精神才提得起来。假使全是义务工作,生活一定干燥、厌烦、无味。有一两样或者两三样娱乐品调剂一下,生活就有趣味多了。

娱乐的工具很多,譬如喝酒、打牌、下棋、唱歌、听戏、弹琴、绘画、吟诗,都是娱乐,各有各的好处。但是要在各种娱乐之中,选择一种最优美最便利的娱乐工具,我的意见——亦许是偏见,以为要算写字。写字有好几种优美便利处。

一、可以独乐。一人不饮酒,二人不打牌。唱歌听戏,要聚合多人,才有意思。就是下棋最少也要两个人,那是乐不成的。唯有写字,不啻人多一人,同乐亦可,独乐亦可,最为便利,不必一定要有同伴。

二、不择时,不择地。打球必定要球场,听戏必定要戏园,而且天气好,又要有一定的时候。其他各种娱乐皆然,多少总有点限制。唯有写字,不择时候,不择地方,早上可以,晚上也可以;户内可以,户外亦可以。只需桌子、笔墨,随时随地,可以娱乐,非常的自由。

三、费钱不多。奏音乐要买钢琴,要买环境,价钱都很贵,差不多的人不愿买。唯有写字,不需设备,有相当的纸墨笔就可以。笔墨最贵的不过一两元钱,写得好,可以写几个月。纸更便宜,几角钱,可以写许多,无论多穷,亦玩得起来。

四、费时间不多。打牌绘画,都很费时间。牌除不打,一打起码四圈,有时打到整天整夜。作画画得好,要五日一山,十日一水。唯有写字,一两分钟可以,一二十分钟亦可

以。有机会,有功夫,提笔就写,不费多少时间。

五、费精神不多。作诗固然快乐,但是很费脑力。如古人所谓“吟成五个字,捻断数根须”。非呕心沥血,不易做好。下棋亦然,古人常说“长日惟消一局棋”,你想那是何等的费事。唯有写字,在用心不用心之间,脑筋并不劳碌。

六、成功容易而比较。学画很难学会,成功一个画家,尤为加上加难。唱歌比较容易一点,但是进步与否,无法比较。昨日的声音,今日追不回来。唯有写字,每天几页,有成绩可见,上月可以同下月比较,十年之前可以同十年之后比较。随时进步,自然随时快乐。

七、收摄身心。每天有许多工作,或劳心,或劳力,作完以后,心力交瘁,精神游移,身体亦异常疲倦。唯有写字,在注意不注意之间,略以要收摄身心,写字是一个最好的法子。

依我看来,写字虽不是第一的娱乐,然不失为第一等的娱乐。写字的性质,是静的,不是动的。与打球唱歌不同。喜欢静的人,应当拿来调剂一下。起初虽快乐略小,往后一天的快乐就大起来了。

以写字作为娱乐的工具,有这么许多好处,所以中国先辈,凡有高尚人格的人,大半都喜欢写字。如像曾文正、李文忠,差不多每天都写,虽当均属旁骛,亦不间断。曾文正无论公务如何忙碌,每一兴到,非写不可。李文忠事事学曾,旁的赶不上。而规定时刻,日常写字,同曾一样。这种娱乐,又优美,又便利。要我来讲,不由我不高兴。

(摘自梁启超1927年在清华大学书法研究会上的演讲《书法指导》)

书法是最优美最便利的娱乐工具

梁启超

简净平和 意趣高古

——古文字学家张颌先生的书法艺术

杨吉平

书法本为文人余事,然而这种现象却渐渐成为历史。现实情况是:会写字的不再是文人,而文人也不再是书法家。这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的标志。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字相伴而生,因而,所谓书法家也就产生于同文字打交道的文人当中。这就是说,做书法家的前提是首先成为一个文人,换句话说,不是文人的文字书写者永远

不会成为书法家。但现实情况是:许多并不具备书法家资格的人却成为声名显赫的“书法家”,而一些真正的书法家却不以书法家自视。90岁高龄的太原张颌先生便是这样一位谦谦君子。

张颌先生原名张连捷,号作庐,生于1920年,山西介休人,离休前曾任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是我国当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主要著作有《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颌学术文集》等。对张颌先生这位硕果仅存的大文字学家,我们评判他的书法是比较困难的。他有一副对联:“爱写毛笔字,喜翻线装书。”显然,张先生是不以书家自许的。古文字学家的盛名也确实掩盖了他的书名,以至于对他书法的研究文字甚为鲜见。

笔者认为,张颌先生的书法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取法乎上,意趣高古。笔者与朋友谈到今古问题,曾言古人未必尽是古人,今人未必没有古人的话,此话亦可用于张颌先生。先生曾言,他要生活在先秦时期,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因为他通晓当时的文字和历史知识,可以与当时的人们对话。这不是说他是一个古人吗?他所具备的许多知识,除他以外,几无人知,

近乎绝学。他不仅在识文字、辨器物等方面可与古人沟通,更主要的是他在精神气质上与古人相通。张颌先生最熟悉的当然是古文字,年深日久,蕴含于古文字当中的文化内蕴自然影响到他的精神气质。张颌先生为人厚道,做事严谨,耐得寂寞,守得清贫,性情温和,心境淡泊,以此品性用于书法,其境界可知也。

张颌先生书法,首推篆书。在古文字研究上,张颌先生可谓通才,举凡甲骨文、盟书文字、帛书、瓦当文字、诏版文字、古币文、金文、鸟虫书、小篆甚至伪字众多的郭忠恕整理的汉简等,都做过了精深的研究。先生的篆书书法正是在研究抄写古文字的过程中磨砺出来的,其格调不能不高,意韵亦不能不古。

第二,内涵丰富,文气浓郁。中国书法艺术是古典农耕文明的产物,因此,对古代历史、古典文化的了解程度,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书法的精神内涵。在张颌先生的居室有一张小小的书桌,书桌的墙壁上悬挂着两块水牌,上有毛笔的工整抄录,涉及音韵、天文、文学、历史等方面的内容,先生解释道:都是须强记熟背的内容,待铭篆镌心后再擦去。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至今未曾间断。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都刻入了他的脑中,渗入了他的血液。因此,他的篆书,无论古文还是小篆,除了前述古雅之气外,文气郁纤为又一明显特征。其书作内在的书卷之气,令人玩味不尽。一般说来,书卷气多指楷行书,而篆书则更多金石气,但张颌先生的篆书则达到了金石气与书卷气的高度统一,此非大学问家不能为者。张先生小楷亦佳,

然晚年手颤眼花,字形不甚紧凑。笔者所见多为晚年所作,故每以为先生拙于此体,不及其篆,但看到盛放侯马盟书复制品锦盒内他54岁书写在丝织物上的小楷时,不禁惊叹。其用笔简洁干净,线条丰盈饱满,行气流畅自然,点画起迄分明。即便是晚年所作,虽然人老书瘦,而骨力风神依然不减,其浓郁之文气更是溢于笔端,不知者难以体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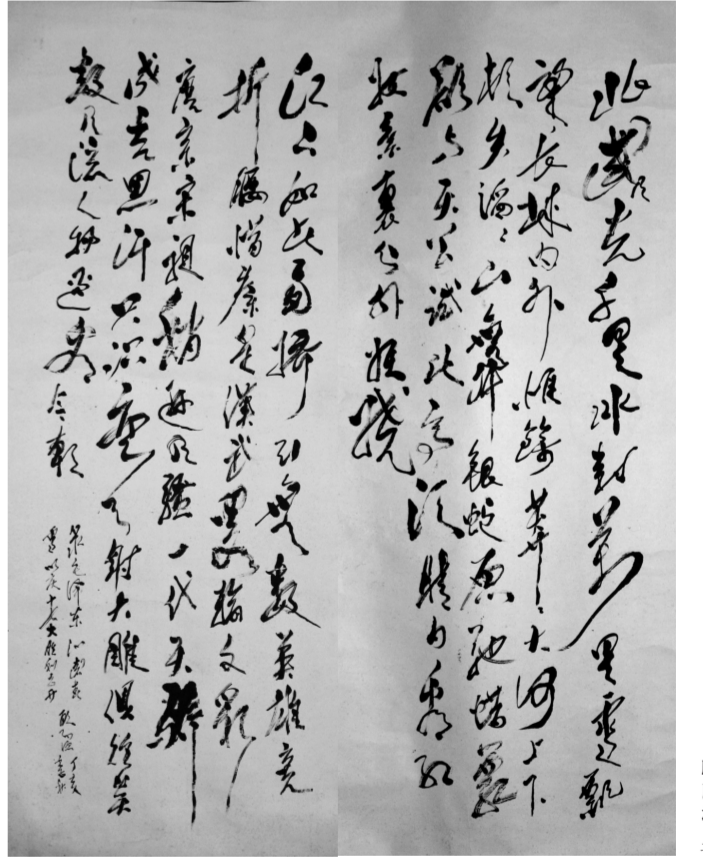
第三,笔法丰富,温柔敦厚。张颌先生高小毕业后曾参加过当地的民间书画篆刻组织“行余学社”,学过画,刻过印章,由于家境贫寒,无心于书画艺术,却因读《说文》等书,接触了篆书及六书的初步知识,培养了他对古文字的爱好与志趣。由于有绘画才能,张颌先生的临摹能力很高,他复制在无字石片上的侯马盟书,与盟书原件字形逼似,几可乱真。由于考古工作的需要,许多古文字的临摹都要做到与原作一致,而不同的文字便有不同的笔法,这种长期摹写古文字的过程,使得张颌先生的篆书不仅面貌多样,而且笔法丰富。晚年以后,张颌先生书风渐趋苍老,多以涩笔作书,或中锋或侧锋,依然表现出丰富的特点,而整体上则苍茫古劲,达到了人书俱老境界。

张颌先生的书法,无论早年的东西还是晚年的作品,均能做到不温不火、简净平和。这应该与他严谨治学的学者身份有关,也更与他不慕做官、不汲富贵的入生态度有关。张先生有一首《八十自叙》诗,诗云:“少小孤寒,形影相吊。一生苦难,靡所言告。若云做官,不是材料。或云发财,不知门道。臭九声华,难得随断。岁月熬煎,身心衰老。老景如何,幸能温饱。知足长乐,明霞晚照。”真先生之写照也。简淡之极便是大雅之极,处在空前浮躁的当代社会,张颌先生这位不以书家自居的书法家,其深厚的学养与高尚的人品及平和的心态正是现在专以书法名世的书法家们所深可借鉴者,也是当代书坛所最为缺乏者。

作品选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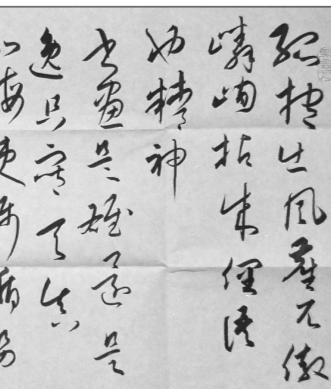


陈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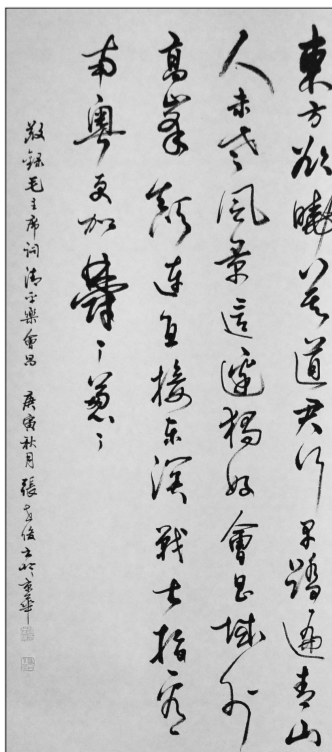


欧阳源书

▲欧阳源 1930年生。1951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同年参加中国第四航空预科总队,后进入由贺龙亲自领导训练的西南军区战斗工队。退伍后,进入四川省北医学院教学,任高级讲师。



孙超书



张世俊书



张颌书法作品